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六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六

別傳四十六

李清傳

闕名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
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
於財素為青州之豪眊子孫及內外媼族近數百家皆

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媼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于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夜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為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

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
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
心願無止絕婚媾故舊不安也清曰苟爾輩之志不可
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
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
此為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的有
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
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

而曾無影響吾年老矣耄朽殆盡自期筋骸止可遷延
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
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
為闕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
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媻
族曰雲門山神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
簣以輓轆自縊而用纖縻為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
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振候及實而止肆吾志所如當

復來歸子孫媼族泣而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況山
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
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之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
是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
期而媼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齋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
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
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
棄簣遊焉初甚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

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先窺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

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
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
院宇蕪啟東西門情意颺颺然自惟永棲真境因至堂
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為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
心良久方爾悔恨欲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
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
中酒飲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
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

汝勿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
辭行或相謂曰遣其歸須令有以為生清心恃豪富訝
此語為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
去清既得謂清曰脫無依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
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
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
室樹木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
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倣像左

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閻曰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祖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縊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悒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即取所得書開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清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

莫知所往

古今說海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六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七 別傳四十七

薛昭傳 闕名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
李北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
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海康勅

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
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齋酒闌道而飲餞之謂
昭曰君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儔也吾
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
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東郊贈藥一
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
叢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過蘭昌
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

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
間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
進之居其首女子酌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
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窻隙間
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
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
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坐于茵之南昭詢其
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

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
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
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
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
中揚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
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
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
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羣

輩此時多遇帝與中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
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間處叩頭乞藥師云
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
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
沈寂有物拘制逃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
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
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

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

高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
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
昭亦和曰悞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
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
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闔亦
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
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
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

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明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之

古今說海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六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八

別傳四十八

王賈傳 闕名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沈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喪居二日宅中火延

燒堂室祖母年哀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答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

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
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果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女選授
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
發言處置家事兒女童妾不敢為非每索飲食衣服有
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
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
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
頭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郎君

令引我入當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郎
悟因哭令賈行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媵亡來大有神異
言語如舊今故來謁媵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
曰今故來謁媵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被其勤
請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相忘
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泣聲皆媵平生聲也
諸子聞之號泣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不已
醉後賈因請曰媵既神異何不令賈一見媵曰幽明道

殊何要相見賈曰媵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媵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媵驚命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令有女病魅當為

去之因為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
熟有大狸腰斬死于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為婺州參軍
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
登羅刹山觀澗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治水時所
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歷尋當陷矣暹
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
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石
櫃高丈餘鑿之賈手開其鑿遂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

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鑠鑠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鑠石櫃又接其手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

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
歲未到乙未合娶以吾既為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
以妻吾今期已盡妻即當適李氏李氏三品祿致仕生
五子大數已定不知何為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
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
請送至洛陽得免栖遲行路之人猶合矜愍況室家之
好而忍遺棄邪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于中
置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為素棺漆其縫

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之於墓是後即發至宋州崔氏
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
京與崔氏伯相見即伯之故人也因求婚崔別駕以姪
妻之事已定矣遲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
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遲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
遲哭之慟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
駕果留其姪遲至則如臨汝厚葬及其子其冬李乙至
宋州求壻其妻崔別駕以妻之遲後作相歷中外皆如

古今說海卷六十八

卷六十八

其語

古今說海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六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淵四十九

別傳四十九

烏將軍記

闕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
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
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

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為

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
曰吾忝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徇汝
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
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為儻而待之
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
公在此逡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
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
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劔弓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

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

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雷雨雹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

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

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為爾除
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
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鋤鏝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
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甕口
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
左蹄血卧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
饒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
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

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鑠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古今說海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十

別傳五十

竇玉傳

闕名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同求薦於州時賓館填溢假郡
功曹王翦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小繩
繫門自牖而窺之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

無有問其隣曰處士實三郎王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
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實處士者一驢一僕
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
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
願畧同此堂以俟郡試王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
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笑語於
是夷勝突然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
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實對食侍

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
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
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
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語哉竇辭
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
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
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
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

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
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
告馬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
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為
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文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
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
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
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

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蕭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憇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

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
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
因又遠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具成禮
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
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
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
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妻便合相從何為一夕而
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

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足用盡復滿所到必
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
今且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
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
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足而別自
後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足因各贈三十足求其秘之言
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古今說海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十一 別傳五十一

柳參軍傳 闕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
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
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

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
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
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
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為子納焉崔氏不樂其
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
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
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為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
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賤

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從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凡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

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
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
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
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
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
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
與柳生為期兼賚看圖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
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

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
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
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
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
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
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卓
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叙契闊悲
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

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問里又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

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
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言事二人相看
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
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
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古今說海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二

明陸楫編

說淵五十二 別傳五十二

人虎傳 闕名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于號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門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疎逸恃才倨傲

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
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
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
吳楚間期斂于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
開館以俟之畱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索微
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於汝
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
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

一月而微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微者儼昔與微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

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儼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欵曲乃我之幸也

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

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為不見我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攬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

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為異獸有覲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

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難堪不幸唐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疋畱以為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駿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畱以為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畱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

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
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逆旅
中為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
吾妻孥尚在號怨豈知我化為異類乎君自南回為齋
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
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
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
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

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
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
代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為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
戶闕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
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于再三虎曰此吾
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為詩一
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
吾憤也儼復命更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

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
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輶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
成長嘯但成嘍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
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
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
也噫顏子之不幸伯牛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
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
無所自匿也吾嘗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

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
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為恨爾又曰使回日幸
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
此吾亦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
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
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
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
日之事吾恐久畱使抑稽滯王程願與子訣叙別甚久

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莽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
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
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贈贈之禮
計於微子月餘微子自號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
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飢凍焉儼
後官至兵部侍郎

古今說海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十三

別傳五十三

馬自然傳

闕名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為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
文學嘗與道士遍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雪
溪經日坐水上而來衣履不濕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

而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
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
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
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
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為兄弟冀
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
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馬牛
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或飲食次植請見

小術乃於席上以磁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
取食衆賓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模
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
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
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繫盤長嘯鼠成羣而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堦前湘曰
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牆晝夜擾於相公
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

回羣鼠前皆若叩磕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投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及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道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奉迎致遺責怒

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
乞舍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
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意汝回入門坐僧當能下牀矣
僧回果如其言湘翊日又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
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
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
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
噴之遂化成真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遂起又飛下

再三湘又畫一獮子亦以水嚙化成走趁捉白鷺共踐
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為
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
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
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
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
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梁上
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始大驚異湘

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
移知微延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
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回
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
後三十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
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婺州發性尚
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
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疾告

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固讓不受強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兄適出嫂

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寔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

川謂人我仙官也勅浙西道杭州履之發冢視棺乃一
竹杖而已

古今說海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十四

別傳五十四

寶應錄

闕名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為尼號曰真
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
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

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
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
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
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卑衣引真
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
肅卑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碧衣戴寶
冠號為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諸
天坐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

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令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卑末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

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恒曰安
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往訊之恆至縣召真如
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
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玄黃天
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
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
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
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

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
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
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
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
也恆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翌日僦至恆白於僦曰寶蓋
天授非人事也僦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即具事申報節
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
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

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

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
崔旉進達若何圓悟而止旉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時
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
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
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
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
寶之故即日改為寶應元年上既答天休乃升楚州為
上州縣為望縣改縣名安宜為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

皆有超升號真如為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塢高殿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琨所居西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古今說海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五

明陸楫編

說淵五十五

別傳五十五

白蛇記

闕名

元和二年隴西李璠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
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
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

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妹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妹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我本無索

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
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以疎漏為誚也俄而侍者
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
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
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翻然却入姨坐謝
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然所假殊
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
價乎荅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

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剗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

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
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荅以媿佩
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祇對失
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
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
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
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
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為姓

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金吾參軍
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糴頗
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
容婉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即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
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隸又皆羸陋不敢當
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遂求女奴
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
已言矣瑄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

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即出
奉迎耳車子既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
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
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
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畱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
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已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
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

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
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
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古今說海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六

明陸楫編

說淵五十六

別傳五十六

巴西侯傳

闕名

吳郡張鋌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

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鋌因問曰爾君為誰豈非
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鋌即隨之入山逕行
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
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
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
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
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
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

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
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
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邱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
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
六人皆黑衣鬣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
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
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
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君亦拜又一人被斑

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侯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邱校尉也巴西侯又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鋌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邱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鋌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為吾致一飽邪鋌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

亦何貴他味乎鋌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
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
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
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
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
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
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為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
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

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鋌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支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侯玄邱校尉也而

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
洞玄先生也鋌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
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
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
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
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
其患也

古今說海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十七

別傳五十七

柳歸舜傳

闕名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遇風吹至君山
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遂行四五里興酣踰越磳澗
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

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盞高百餘尺葉曳白雲
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為絲竹音石中又生一樹高
百餘尺條幹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
藥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
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
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
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
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鈎弋夫人常所唱

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
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曰
昔請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
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抽
七寶釵橫鞭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
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泛積翠池自吹
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
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

何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
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酣至此耳武仙郎曰
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
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
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
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
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
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

知朝來食否請垂畧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晶床出者
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
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愛捶有鸚
鵡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
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時過蓬萊玉樓
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間窈廓
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自
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

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方朔授我祕
訣漢武帝求大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
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為朱然所得轉遣
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行機雲被戮便至于此
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師歸舜曰舜道衡江總也因誦數
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
捧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梨舁飲食訖忽有二
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

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
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
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
尋訪不復見也

古今說海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八

明陸楫編

說淵五十八

別傳五十八

求心錄

闕名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

其脈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為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絮凜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

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為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

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粟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
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
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
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
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
於豺虎以救其饑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
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為父而求吾吾豈有
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

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
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既食矣當禮四方之
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
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
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
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設
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圖氏今日
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

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古今說海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十九

別傳五十九

知命錄

闕名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

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摔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為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床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磴獄者

付鑊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
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
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
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
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
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
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
祿何必却回既去即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

歸卽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若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卽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為戶部史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階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

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
燈滿堂皆闇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
惱人全素既憾其不應又目為鬼神意頗忿之青衣有
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
髮噴水呼喚良久方寤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階問二吏
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
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
一家睡塗人中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

承吾唾而塗之全素搨手二吏交唾逡巡搨手以塗堂
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
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搖動則魔不寤矣全素依
其言言之其娘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忽致
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外甥偶
為熱夢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
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二吏
曰錢數多其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

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為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為亦有所見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

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于穴中誠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囚縛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

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
合墮地獄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
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
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
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
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
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
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

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窻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堦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于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畧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娘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蘓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于城入勝業生男之家厯厯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為榮思速侍

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
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
日之望為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
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為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
知進而不知退者

古今說海卷七十九